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八

藝文十四

碑記

皇清王鐸嵩山中嶽廟萬聖閣碑記

蓋天樞廣運山

地基篤崇樓閣肇諸禮之勝銀臺金闕駕霄漢日
齊臨瑤室玉都簇虹蜺而直上乎圃崑丘之府井
絡星紀之元真宰福人畧刻錫祉斯則靈壇芬席
惟譚無災丹篆失章恒願肴嘏星辰日月風霧露
霜春夏秋冬雨暘寒燠咸資始道之父普囿覆物
之心不為寇于陰陽實肆赦于凶悔作惡惟日不
足黑簿烟狀修吉與時偕行黃書懍若應埒桴鼓
響替霹靂雷毛髮汗流隨骨神察三十三天欲界超
脫者幾何人萬八千歲葆光陰騰者幾多世艸木
鳥獸具奇偶而乘除蚌蛤龜珠與盈虛而生死使
非神思尊其君長彗孛制其流飛孰為運世免其
枯離綱紀繇其旺相高迓鸞組廣集虬輿熊能魂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一

魂陟陟降降籠萬里之赤炁瘞埋而昭祠招乙夜
之青祥窟宅而顯赫是故樓真于峻嶠妥聖於崆
峒不第象山經聲琅函蕊彩吞棋示異食松增齡
乃若兩室者造化為之偃藏靈谷為之啟處縱觀
黃蓋堪建層臺金勝所存城闕控煙巒之致璇房
所鎮輪奐拓眎聽之津九蚪齊來八篆畢著僊鄉
福地鳳級龍階箕山峙其南密廟奠其內爾其盤
星跨險列嶂羅幽瞳矐之所噓吹彙囊之所枕倚
分鏡修堞施鈞圓岡貝樹熠而繁花金艸茂而多
色飛泉灑溜沐浴崩崖紫石藍藤肘腋丘壑雲璈
奏而緱山峇晨鐘鳴而潁水狂地號積刑畫樹要
春于不萎谿稱牝牡錦籟嘶風于脊根上葛則天
門歛開下深則墜軸陡立右揜則丹梯垂臂左織
則桂撫匝腰莫不縹緲香火之間締結塵塚之表
化人雜沓半於寓區怪物撤坑仗於昊極纏峰寶
澗茵藍於重重糾陞危巔縱橫而漠漠清微碧落
穹闕寥陽物換星移何止一朝一夕水流花謝不
知幾世幾季燕麥兔葵洞砂石膽歸魚扇蝠人面
豕身一切孳育於峭風叢嘯於歲月凄涼廟後種
桃道士碧牕寒眺矚山圍煉藥羽裳丹竈冷床頭

古劍難刮黃金石上孤琴空彈白雪士女嚙歎庭
隘而瑤像無暉鼠鴟悲棲苔淡而石礎半塌故蒼
氣未團黃屋紅雲不捧玉皇神匪來棲事寡冥護
項者國家鼎熾海寓變調葉絲焚燒騁龜怒以亂
沚濟源刀戟張螳臂以紛紜血飛歐窶哭累靡
未得盡噎滄水之意徒聳遠駭肉籬之兇因知感
目擊眉嘖天咫斗威稜誕震則穴埽鯨鯢旋幢陰
征則林殲兇佛攝千秋之鉅運緒三聖之弘機不
觀賈公孰攸帝構始覺黔羸昭昷欲耀乎三百六
十五之度躔軒轅拯收應扶乎九萬一千餘之里
土况茲山角亢壽次甘石經詳羣象麗其高叅八
柱燁而截薛旣鑑礪以銅物亦臣木而妾金唐堯
升中周穆薦止彤宮綺戶宜負其高低疊觀復亭
需繕其體勢青嶮反照畫拱相臨綠嶂懸壺刻柰
間出豐隆前導望排曠而髮犇列缺旁周延駕軒
而鳥貽千香絡樹空送釣樂之曹九乳聲鏞儀翔
鐵官之埜喝蹕以嚴祗架燔壁以饗泰章納世間
臧否之修三戶無匿行寥閭袞斧之舉六丁克巡
茂實以麒麟為種太白以鳩鵲褒觀射的鸞鶴登
之巍峩鋪旗旋旒敞而泝盪夫積翠蠹峙登者消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二

乎咎裁立隼崎嶇禱者馴乎老壽月生危角可挂
新幡之文磬響東岑益嶽舊刹之采若乃凡在曲
岬座日迴隈薦用節蒲網旨瓊瑤皂緗青詞之諷
疑增固鍵之華煎鹽明水之誠忽萃真人之會顧
聽卑者居不言而善應輸悃者隨所欲而必從舞
靈衣於繡裾扣神鼓於琦袂何難生在五練破乃
重囚葢燕寢清氤聿賴協力之助螭廊肅顏獲臻
隕築之成將見芙蓉巖鼎腹巖地雌不至寂寞瀝
疆水菱鏡水暉精攸拭鐸芒翳翳乎鬻姨森森乎
霹足控控乎火傘睜睜乎雞翹扇塞於千年之前
玲瓏于一旦之創總之阜闕疎斥遂依嶮以連榮
薨合爍煌竟倬桷而矯厲隣輕覆錦界壓吞珠珍
壘氛之搶攘淨却荒魑堞魁輟軍鑿之黻黻去
樹孽人妖珍林蔥菁聳澗水之和折筭卷啣唔看
塘肢之秀週寧但燦彼丹青蓄彼恍慢刷茲銜銑
磕茲鐸欄正以虔愚慮以皈依邀燭鑿而祓被詎
髣髴玉山之伯仲允驪斷笠國之屠麻登無上繳
功化一切垢翫或謂州陵肆踐曾脊紀石於弁州
歷屢孔安亦傲鉢碑于峴首世道邳治五序循休
歲時禮恭百神受職庶幾疇猷行慶祚不終惜于

玄堂金字長苾芬可釋誕丁斑琰作之頌曰中寓
興責與區料地以薤蒸蕪開偉集督棲真高閣藝
檀蓋穉罔惑繩聲供其蠲饌神朝泊頰無敢僭忒
幽明倉况厥育顯示蠢茲不庭虔錕我曩玄天隕
之貽以美利勿謂怵憚庇休日至光宅斯命自我
民視礪煥披拂琳鑿共祭降嶠來色竊篠啐齋千
楣星懸四拱遐霽接磴窺屢瓊苑于衛人鬼翕欣
霧道冒麗二熊拜伏煙室繚獻鑄鑄甯知龍蛇醒
瘵崖虎效肅援颺歛厲松映觚窪鑪泛縷斜周砌
瞻密七寶攸如同灼玉女立侍如麻而演真訣誘
民無邪香來迷迭空散真花香赫道肆帝威無諱
物無札傷禾登構柳寒熱時誠淡裁氓嗟縈善倓
朕恂慄邇遐佻佻姚功與山
為家馨香保祐屹康燦涯

宋權虞城縣范侍御

修城碑記

余稽古志虞舊距府治東北土城卑隘

汝澎湃之間歲苦頽圯明嘉靖十年詔徙虞于茲
焉然時和歲平固無浸泊之驚而積雨頽圯之患
猶是也萬曆壬子邑大司寇楊公率工修葺之嗣
是歲煩徭役司民瘼者不能無隱憂矣崇禎八年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三

乙亥秋余奉冊南征望故墟林莽間雉堞錯出人
曰此虞新甃城也余喜而登之見其臺隍峻浚囊
括萬家乃浩然歎曰壯哉麗乎抑亦異矣夫兵燹
之後觸日皆殘破之區而虞獨完且壯麗異疇昔
此必有大神主在時邑之士民忻忻交誦於人
曰余邑之獨完而俾余得安茲土者賴此城城之
能守而致壯且麗者賴余邑直指使范公舉事之
始來甚悉乞余言鐫石以志不朽余聞修城之役
募銀千八百有奇僦工興役昧爽綜理然而工繁
財匱無何而甃告乏矣無何而役告逋矣公除例
派外蠲家貲五千餘金無何而乏逋猶是矣公仍
折鑿帶質簪珥復益千金以就大緒城修高二丈
二尺有奇長一千四百餘步樓堞弘厰翼如也女
牆逶迤森如也睥睨之隙置厦凡八十餘楹為城
卒棲息奏角之所工興于孟夏之朔二日至是歲
重九日訖工嗚呼可謂神矣蓋緣公切劑勸勉有
不能者教之不逮者匡之瑕則匿之小有善則揚
之故堊者運斤成風引繩而汲者如貫魚野航短
棹運土石者如鱗次歡呼踊躍夙夜在公夫非公
運以才識恪以神明而能俾人忘勞苦遂速役如

此哉方其民之抱難色也孰為公懷而今則雞犬不驚閭閻相接晝則含哺宵得寧寢其誰之力與余嘗謂道之起俗猶春霆之行空耳霆之初行也靡不慤然割然非有囁囁呢呢作怡愉可人之籍既而幽茲發蟄嘉條欣榮洩洩焉洋洋焉羣動和飽昔之殷然割然者皆化之士懷宣導氤氳之氣能不與俗而俱化者幾希矣惟善行者饒過人之才識道不計孤高位不泥隱見投至艱而獨裕屏鉅事而獨起臨大疑而獨斷惟欲歸福于民庶而不近名于厥躬余於斯識公能行道也方今財詘于上民瘠于下令申于民皆榆里焉求給于公帑若汲諸智井焉當至艱衆疑之中而特立福民福國之鉅事噫難矣先是寇薄城下公率縉紳衿佩及虞之齊民樹幟城上自著皂帽挾匕首蓐食露寢于斥埃之間發縱指示生擒賊數十人格殺之衆皆驚潰寇既退公復率衆曰寇狙狡如飄風因安弛備可乎吾與子得安茲土者城之力也書云有脩無患城其大者與於是牘請於官易城以磚衆當此時訛訛有難色公獨投袂籌畫其間焦心毀顏揀民如痲治城郭如廬舍甫五月而功成亂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四

能靖之安能守之興起禮俗福民而禔于國家公之威烈為何如虞民之德公方世世無斃也哉昔詩人美召虎謂其能嗣祖德公系出宋文正公裔自縫掖至筮仕莫不符合先公事實數百年而下又見斯人在一邑則一邑安在天下則天下安矣豈獨於虞為一大功德主而已乎是役也申請為程公萬里董役為李公根深繕完為秘公業捷皆邑父母也公諱良彥字毅伯號濟略萬曆丙辰進士繇行人歷**亢得時重建開封府儒學碑記**昔人監察御史云天下治亂豈非諸儒輩出人文秀上為風氣攸歸耶

清興中原庖定懷柔百神而文廟麗開封者湮塞不治鞠為茂草牛羊散牧其側釋奠靡從紳衿失所飯依父老為之垂涕余撫豫下車對之恆徊會閱付守安福朱君謀之率所屬共襄其事悉欣然從之因各蠲俸闢高敞地市材估值不數月告成中為大成殿後為啟聖祠前為名宦鄉賢祠又東為射圃西為明倫堂堂後為尊經閣傍列四齋宮署前為泮池門廡庖舍以次漸備瞻擗頂禮之餘

諸生而詢曰此舉再後不治可乎曰再後不治則梁木幾頽攀援無地又詢曰前此不治何居口前此不治緣拓構無資泰山徒仰起衰濟弱將于是乎在公讀中秘椽樸尤歷速舉盛典斯道不泰蕪矣余曰不然聖人會人物于一心萬象異流而其體通古今于一息百王易世而今神道麗中天顯幽畢照不係慮之治不治也而人心有寄衣冠有歸于是息亂而懷治者所裨非輕迺余為經始而和者風應亦以見人心同注勞則思治之候也夫思樂之頌不後闕宮茲者城郭未繕官署未飭而亟為此舉急先務也昔禹拆洪水孔子作春秋並昭千古而闢楊墨以正人心者後儒推原謂功不在禹下汴罹水患防岸多方尚無成績未能灑沈澹災而兩役並興非亟其欲也恐倫彝攸斃滋害甚于洪水耳抑孔子殷人也而有在茲之嘆惟開封東望微子故墟西邇文王演易續祖承父于此地倍為留連今煥然新之車服禮器不更深景仰之思乎余樂為之記工始于十一年之四月成于十二年之八月是役也始終經營者開封府知府朱之瑤協贊者同知胡鳳閣白方熙張爾翮劉愈奇通判李如璧推官吳崇熹助役者祥符縣知縣孫如林等董匠者府學教授楊四瑞訓導杜啟禧王觀生例得薛所蘊餘濟河重接遂村水利碑記

薛所蘊餘濟河重接遂村水利碑記

沁水出上黨潞辰山迤邐迄野王之枋口川巖蕩折波勢翦勺古人導以溉田不知助于何代自魏司馬孚表興河內水利蓋土人資以為歲久矣繼此陵谷移易又不知堙塞何時明萬曆庚子間河內令鳳翔大司馬袁公應泰創鑿廣濟洞渠而濟侯史公記事于水下數武亦繼鑿永利渠蓋與廣濟同其灌溉云然廣濟下流百五十里許派之支分以二十餘計需濡所暨為邑者四而水利南流不逾二十里迄于濟境而止何其功溥而被狹歟且其支流所注為渠僅二一渠東南透折至官莊入澳一渠南徑遂村東桃園入澳逕官莊者天啟辛酉間河內大衛孟縣曲弘等村士民接以為餘濟一渠涓涓幾何而上游者又復多所愆閉澤不及遠

皇清丙戌五月偶偕姻婭司李楊君循如步至桃園若口見水自遂村來者奔放潏決建甌入湫濺雪

吼雷驚濤怒迅以為此何非斯民之命而委脂膏于逝波哉乃相與相厥形勢曰可折而北合之餘濟以補不足惟是異日者攬越正號則濟之人以為惴惴爾余指水矢心曰以餘干正有如此水衆乃欣欣有愉色走牘請之鄉先生銀臺段公侍御周公咸曰可而濟侯晉公孟侯傅公同蒞厥事傅侯且卽投牒上官報可春鍾肇興于丙戌六月之六日斷手于丁亥某月之某日而餘濟尺濤幾幾乎永利全浸矣先是患南雍村迤南隆汙下水勢不能軼而北詢之父老僉謂架橋渡水可利攸往余乃捐二百金建木梁以漕水並用價購民地若十畝為渠基由是逕南雍東流官莊北環楊中丞祖塋前為帶形滙之餘濟舊渠深廣倍之首大衛次小衛王亮葛萬為河內地其在孟境者則曲村弘道羅莊堯村吳家寨趙莊藥師蓋沐浴膏液者以及隣者濟之鄉先喆與諸子衿義民也主其事者晉侯傅侯而相度鼓舞以利濟我二邑者司李楊公之德為最宜壽貞珉以誌不忘晉侯諱承家山西洪洞人傅侯諱爾棻遼東蓋州人銀臺諱國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六

漳萬曆癸丑進士侍御諱維新萬曆己未進士司李諱挺生循如其字子衿義民則商生昌祚李生等也重修廣濟河渠碑記

舊矣顧渠口初未審形勢之便易湮淤遂通塞不常時有廢興明萬曆庚子問大司馬鳳翔袁公應泰令河內相度水勢鑿石山為洞置閘司啟閉引水出洞口滔滔汨汨東南流歷濟河溫武四縣界又數分支流以資灌溉名曰廣濟洞渠其役夫甚衆其慮始甚周其落成甚艱而其永濟乃甚溥其下又有利稔豐稔渠用濟廣濟之不及而膏腴沃壤幾盡境內土人卽洞上劈石為祠有袁公像歲時伏臘走奉香火不衰至美之曰功不在禹下云越數十載渠漸淤塞水之滔滔汨汨者僅存涓涓細流而澤不下究遇亢暘民動攘臂相爭日囂囂於庭而究無救於禾稼之稿邑侯孫公日擊心傷曰沁水東注未少殺於昔也洞渠自在大司馬之蹟其可忽諸忍不似續坐視竭澤以為吾民憂刻期集衆謀為疏濬之舉初有慮鳩工之難者曰或豪強之多便也或因緣之為奸也或孱弱之偏曰

也有一於此勞怨生焉功難猝就侯曰否因民之
所利而利之其強者吾以公服之其奸者吾以明
察之其愚而弱者吾以均恤之苟有利於斯人勞
怨其奚辭工既肇庶民子來踴躍趨事無怠者強
者奔命弱者心服猾者無所施其巧朴者無所愛
其力自廣濟正渠以暨各支渠並利稔豐稔諸渠
咸濬深廣如舊式未三月而告成事水之涓涓細
流者復滔滔汨汨如故浸漑之利大饒而邑思不
爭邑紳王君玉汝來徵記余嘗稽三代井田之制
方井之地廣四尺為溝十里之成廣八尺為洫百
里之同廣二尋為滄故不言水利而田無不受漑
者自秦開阡陌以後古制蕩然而歲事功成資於
疏渠灌田之利為多覃懷水利其所由來者遠鄠
道元注水經引晉安平獻王司馬孚為魏野王典
農郎將具表言枋口木門朽敗易以方石漑田滋
廣唐貞元二年隴西公李元淳刺懷州開渠七十
餘里史又稱溫造為河陽節度使太和五年浚古
秦渠枋口堰役功四萬漑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
田為千頃可見枋口渠自秦有之字從木當時以
木為渠口司馬獻王乃易之以石猶易堙淤至袁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七

公鑿為洞功乃益大利乃益溥耳天下事往往振
迅於創始而後乃因循凌替故繼起之功貴焉夫
枋口昉於秦沿至於魏非司馬氏易以石則故渠
不可問矣自魏迄唐渠將焉往而李隴西復以七
十餘里著功由貞元二年至太和五年纔四十餘
年間而溫尚書又以開河顯唐史何歟豈非時通
時塞疏導之功不在始作者下哉今鑿山開洞前
有袁公不有公之力任疏濬則袁公之澤漸至湮
沒故茲役也公於河內永利濟實大有功於袁公
溯而上之雖司馬獻王李隴西溫尚書至今存可
也工甫竣侯適奉

欽

召徵試補天官郎邑人肖像祀公當不減袁公而
不在禹下之頌又將追美前人哉工始於順治十
五年十月初二日訖於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役夫
三萬人侯名灝字湛一巳丑進士順天之大興人
孟人薛所蘊受廛河內為氓實被公澤因為記而
繫以詞曰謁疾之山沁水出焉層折蕩激歷險城
川流徑野王噴射巉巖古人胥宇鑿渠通田枋口
自秦遺跡蜿蜒木門易朽時有淤湮司馬爰興壘
石為堅有唐續緒溫李輝聯夫何歲久故址空傳

育美袁公洞天肇闢峭壁嶄巖巨靈力擘鯨吸雷
動魚龍以宅翦區支分爰及苾陌日居月諸漸憂
竭澤孫侯繼之疏淪有浩滔滔者流青青者支我
信疾止其心孔憚貞珉載紀厥功於赫昫昫原隰
續禹之迹徐化成重修光州察院碑記 豫州處天下之
州之中光又汝之阨塞地猶腹心之有喉肩臂之
有指也襟河帶淮廣輪四達南則西陵沅鄂百粵
金碧東則壽春淝泗吳會甌越西則宛雒荆襄三
巴秦晉北則彘門朝歌韓魏燕雲以及遐荒徼服
冠蓋輪蹄之屬置郵傳驛莫不假道其間至于上
臺行部使者觀風或攬轡而諮詢或駐節而容與
時月之內殆無寧晷此光州察院之設其所繇來
遠矣亡何歲次乙亥流寇破南城蹂躪焚戮歲以
為常瘡痍之輩莫保殘息于鋒鏑死亡之下特
北城在耳辛巳仲春北城復破毀闔闔填池隍公
署民舍悉付祖龍察院因之而就燬矣于時遺黎
吊影珠米難炊老稚殞乎溝中少壯逋之異域青
燐泣雨積壁迷煙堯封禹奠之區寧堪作甌脫視
乎恭遇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八

與朝定鼎鏡意救寧起草木而維新闢乾坤於再造
然而勛勞在野戶口未盡復也劍刃作佩田疇未
盡易也癸庚是虞儲待未盡供也咕嗶在塾禮樂
未盡習也前之綰綬來者食瘠壤撫瘵民筋力坐
消于應酬精神半耗于催督國之庶政巨如壇壝
封樹之經邇如道巷門渠之程尚不遑餘力以辦
治之况郵亭傳舍欲返舊觀有不類築室而道謀
者鮮矣余承乏茲土自戊子蒞治以來日鯁鯁以
弗勝厥任是思首為民間策安集諭開墾招商旅
銷竿木浸假而賦役定徵徭均矣浸假而絃誦作
文物變矣既而葺兩城表丹樓如霞之觀營學宮
侈宗廟百官之美又為之芟荆汰莽鳩工庀材緣
故址而鼎新之繚以周垣樹以塞屏前為門三楹
儀門亞之中為堂五楹後堂如堂之制前後各翼
闕廡最後為書房三楹重門洞開所以別內外資
遊息也是役也百工俱備三月告竣費不貲國課
工不動里甲一鎊一銖皆取于薄俸與鄉紳士庶
之捐助者合力成之余因是而重感于興廢之間
也人情當締構之初生齒蕃息物力殷阜不難噓
成雲而吸成雨徃徃有亟呼而緩應者况重建于

兵燹之後家繁蔓草戶苦石田盼半菽為煎膏膏粒粟為擊髓使非先之好義樂輸豈能值周殘舉大事而毅然恐後若此乎不

學碑記

大梁之西北隅曰滎陽邑者最爾地也余

始知為天下要害處也昔人有言其山嗟以義其人磊落而英多意必有倜儻奇技之士生于其間足以佐國而振民者乎乃入其邑其民則訥訥也其士則莊莊也于是登夫子之廟堂瞻兩楹之几杖雕梁既壯趾翼斯飛冠劍如新鍾簴不改余不禁悚然以思慨焉以歎顧多士而告之曰爾儕至今日始獲此寧宇也蓋中州自大寇肆虐非邑丘墟小人盡赴水火君子半成猿鶴定鼎伊始十族稍集而蘆茅雜糝鸞臬共處乃至輿臺而襲子矜冕鉗得遊鄉校其詩禮發家沐猴而冠者又不勝屈也數年以來次第芟蕪薪爨蔚起雖復人懷鼓篋家擅鳴絃而泗濱無揖讓之壇稷下乏周游之館顧瞻周道鞠為茂草詩人所歎殆又甚焉爾多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九

士既獲此寧宇矣有堂擴如是即爾之澡身浴德也周垣四維是即爾之峻宇堅操也重軒三階是即爾之日升月恒也游焉息焉而義府有逍遙之安舞焉戚焉而禮闈有翱翔之樂爾多士其毋忘此寧宇庶日懋厥修以迄有成也哉于是邑令孟君揖而進曰茲宇之是堅是塗也實下令倡之而下令不敢尸之唯是一二僚友以暨縉紳大夫傳士弟子咸有力焉為殿五楹為祠三楹文昌始營兩廡乃構然後繚以高墉闔以重扉輪焉奐焉諸美好備矣其經始也有靈臺之子來其既成也有新廟之孔碩形民之力而無厭教之志故今庶人忘黍離之哀而學士有于邁之樂用是拜手乞言以光貞珉余告之曰絃歌之化始于武城文亭之興必由良牧昔重泉張樂而鸞鳥來遊鍾離修廟而白璧告瑞詩書之化捷于桴鼓今滎陽以楚漢交爭之地遂有鄒魯文物之風剛滿秀滿亦隨乎善治者之維挽耳願子益勤于董訓俾滎士益無懈于率從將吏治蒸蒸而士風日起豈獨滎人受其福四鄰且觀仁焉余日望張縉彥復修新鄉學之矣

宮碑記

余嘗過闕里游孔林松檜蒼然車服如在

及濟南謁泮宮肖像祭器皆上世制作蓋去聖人

之星門以內荒草塞逕堂廡傾圮暨正殿亦上漏下

過衛嘆其富庶又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返則邨

鄙之墟有聖人之車塵馬足久矣記載既邈遺風

遂衰求其如鄒魯之鄉觀其禮而服其教習其器

而淑其澤步趨古先而風氣穆然不變不可得也

廣文楊君篤志古學慨然有興復之志欲全新棖

楠爲士人倡始將謀之邑大夫與鄉先達及博士

弟子員其襄成之雖兵燹之餘時縮舉羸似有未

易然經之營之漸次改觀亦以云救也

今天子親政卽親視國學釋奠孔子且諭凡百有位

仕優則學以佐右文之治則緣飾文事以式仰止

亦達化維俗之盛心非徒輪奐觀美已也况吾鄉

人文蔚起科第聯翩車服禮器彬彬相進吾衛之

風竊願比之鄒魯之間也

南陽府儒學碑記

古之學宮祀先聖先師蓋自唐始也

貞觀中罷周公祀與主孔子後世因之益封殊禮

有加臨雍釋菜上丁報享公孤九列瞻舞於庭外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十

外則郡邑長牧率博士弟子員羣然拜下視古昔
先王何其盛也余嘗讀大易曰君子教思無窮容
保民無疆夫天地生萬物聖人成之唐虞之世稷
播百穀契明人倫厥後皆有天下數百年然未以
萬世爲土也闕里之志斷自契始孔子曰某殷人
也豈非明教之功倡明唐虞之道三代之絕學其
賴民者無窮故食報無窮也

今皇帝定鼎崇儒術敦大道親幸太學釋奠先師將

以天經地義爲國家之本教則奉揚休明以輔佐

右文之治當自股肱大臣始嚴學先生以少司農

泰寔汝政事寔故務稽重禮有先王風白豸虎肆

噬稷鋤棘矜丁壯鉅於鈎戟人士委瑣齷齪以求
死其高者竄心堅白同異迷陽卻曲爲險僻矯誣
之行首四民而爲禍階肝腦塗中原無底止先生
始至吊死傷問筑獨繕兵械捍水患韎韐並集各
瞻其事決口批挑夫不厲其行前後上書當事數

千言皆得報迺愾然曰襄樊未靖我當以舞干格之于是檄郡縣髦士館以餼課以藝一時聞公名者執經恐後于是披荆茨見廟貌之巋然僅存如魯雩光者巧人能以時填乎詢故老舊藩實建其地廟徙東廓今唐藩已舊制可復也公乃語郡守相暨邑長吏及典兵者輸俸薪緡錢若干萬經始于癸巳夏自與乍以至廡門堅楹平城材無雜良工無浮食民無作勞將以務三時修五教以崇裡表正吾徒整萬物而不為戾也已廟既成公越千里走一介命余為記余思之自余入東土游闕里見車服禮噐登杏壇瞻孔林覽古檜羨墻慨思先師聲容如或見之及涉汝渡泗齊魯鄒滕之郊諸弟子或仕其地或退而修業遺言遺行故老猶能言之即異世而後如魯申公伏生高唐生守其師說成一家經術高等去聖人之居如此其近若夫方黃桐栢間東京以下將相挺出而先正原本正學從祀廟庭者昌黎韓氏而外何寥寥也夫志聖人之道必得其門而入猶適越者必以舟適燕者必以車也公以翼翼陶斯薰斯今日人士之舟車也易之萃渙也以立廟夫禮散而不復樂湮而不

作渙莫大焉立廟者其有憂患乎異日揭鳧嶧于嵩河燦櫺星于中天如七十子之在齊魯鄒滕弗論也寧無有秉道關異如昌黎其人者千里而一士若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接踵而至祧諸家而祖孔子升堂入室寧惟是觀厥美哉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其意洵可思哉方今崇儒術敦大道而公伐鐘考鼓憲章百代真古大臣之風也哉戴公諱明說字道默畿輔滄州人癸巳夏四月記

創建新鄉磚城碑記 皇帝嗣服十有二禩念疆圉一不可為制書宣示海內先畿內次河北山東以及梁楚川陝江南各有期會其時承平久郡邑土垣短且圯遽易而甃咸謂非常之原頗難之所在長吏持文書支吾莫敢先歲又大饑里中父老苦征輸畏勞役動以為言撫按藩臬諸使者馳檄如雨下邑侯愀然起曰城所以衛民若罷民以城何衛焉然無城亦無民也進邑中紳衿及大姓而正告之天子誅寇孽不能執戈于役有財者自官輸委况固圉安宅亦自為謀也於是向之動以為言者又咸自喜輸金錢粟米有差仍不足侯又捐俸

以佐之其金錢之出入以邑之紳衿主之而侯
與也經始于十二年之五月至九月而告竣廣延
計一千一百丈高三丈七尺基以巨石扁以重墻
砲臺女牆足以示敵人而壯封域屹然爲河朔雄
區矣余京邸每閱省直報章修備一事誠如空谷
足音聞此役也深嘉厚載之利新民保焉侯之才
有大過人者矣古人云保障哉其我侯之謂與城
枕衛水浮流而東侯今修壩壅水自西北周環繇
東北復入于衛映帶新城洵湯池也和戢人民而
章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有侯之和戢人民而被
于上下無形之險真險也若夫無俾城壞勞役不
已詩人憂之我侯憫焉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易之
訓也余且賡兔置爲我侯志不朽侯秦之安化人
諱壽圖號青砮其時都御史李公仙風直指使高
公名衡守巡道張公弘道等咸
聖壽寺碑記 自秦
嘉惠區畫克底厥功敬爲儒書
得金神祝以茶蔬而佛之名始入于中國非自漢
明帝始也列子云西方有化人其教不爲而自成
故化人者佛之所以爲教也中庸曰動則變變則
化化者聖人之所不易至而佛之所有事也自世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十一

失其教于是立君以治之又立師儒以道之又設
爲詩書禮樂以董習之又刑各科條以震懼之
而人卒不武于訓俗卒不底于善于是釋氏者流
嚴八戒以救三途俾世人咸由戒以得定由定以
得慧山河大地盡耀光明化成天下而不可指各
于是佛之功德遍恒沙而佛刹亦遍恒沙矣小巢
衛南雄鎮桑柘滿野雞犬相聞舊有聖壽寺極巍
麗之觀創元大德中後以兵燹燬天順中修再燬
萬曆中再重修至明季又燬順治四年檀越杜相
典謂緇衣宗鳳戒行清正命主募化七年以來再
聖輝煌新舊殿凡七莊嚴像設者凡數十方丈禪
室齋房凡二十餘至十一年而告成將貞珉記之
適余適浙過里宗鳳踵門以請余曰此佛化之最
廣者也夫君之治威之而不從師儒之治勸之而
不馴詩書禮樂刑名科條遞施之而不服而釋氏
者流振錫持鉢乃能使千萬衆捐金出粟發大喜
捨成大善果此非華面革心之明驗歟夫德及一
鄉者化一鄉德及一國者化一國德及天下者化
天下至于窮鄉下邑村夫野婦無不稽首傾心聞
風而景從此佛化之所以大而君與師儒不得下

借此以補政教之窮者也夫君子所過者化帝王
中正顯若而下觀而化化者占聖帝明王尚難言
之今宗鳳所為足以明佛之化又足以明宗鳳與
相典之式于化又足以明宗鳳相典之足以使大
衆咸沐浴于化而不自知其為功德願力願可少與
李昌祚重修廣有堰水

口碑記

懷郡西南之水利曰廣濟渠昉於漢由枋
口分沁流灌百里而經制盡善則自明萬

曆間袁大司馬始司馬令河內時驅民開山引水
易枋口為石洞三年勞苦始告成計夫分水諸堰
規畫制度固無不詳而永濟廣有兩堰為尤詳蓋
以廣有取小洞口於永濟河身分水是一渠兩分
而永濟夫名一百有二廣有夫十一名半公田夫
二名其統得水於廣濟渠者又止五尺七寸每月
必有啟閉時刻俾其多寡之數相敵而無偏累之
患耳司馬立法其不欲久行無弊可必諸千萬世
哉乃一毀於強紳而濶其口再毀於虐藩而去其
跡且新入夫名以為口寔是袁司馬之欲必於千
萬世者乃竟不能保於二暴之手矣舊制既湮歷
十餘年兩河之勞逸利害遂相去霄壤往歲冬邑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三

令孫復興與疏濬淤泥上下得舊址復修之其意即
未必如袁司馬之取必於千萬世而亦以為可稍
及於數年何意發軔之日又為強暴者毀余甫泣
懷永濟之士即以是控余下其事於司河之全別
駕一訊再訊得其情並得其人治以罪而郡之賢
者爰為請寬其過止責令修闡折衷新舊夫數而
以一尺七寸為制越月告成功永濟之士請余為
文鐫石余曰是昔袁司馬之不能保於二暴者余
敢必諸後世哉夫強暴之行代不乏人保無有恣
肆如某某者乎雖然毀不毀存乎人不可毀存乎
法余第為不

朱之瑤重建開封府儒學碑記

古者建國

必立之學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後世之郡邑
古五等國也豫於建侯稱中土焉開封為歷代帝
都前朝以迄

聖代於環豫稱省會焉泮宮非其所素有歟當不俟

之瑤卿命出守此邦求所謂釋菜

先師之堂而無復存俛就邑學告成焉蓋曩者歟
氣水患此邦視域中禍尤烈稽於往籍開封府學

因元汴梁路學也元因宋國子監也處郡治東南隅再徙麗景門西北其規制宏壯方策侈之乃一旦與更沙魚鱉之生民銷沉不返吾儕幸際聖作之朝學古右文加意菁莪樂育之治職在師帥顧得因循陋略弗克推廣德意以崇起黌舍聚處生徒而教且誨之其如居中原則徙而河北以典學之司則徙而屬邑不聞啟荆棘來持橐而校舍毫之雋踰一星紀矣此邦造字之塋頡皇攸宅沒儀之吏鐸聖攸逢實為萬世之教儒術之祖豈當之瑤躬承其地而敢弗耀於光明耶乃要領有三曰院貢舉曰署衡文曰建郡學雖然二者有對待河工之議息城垣之議修然後微有餘力獲還諸大吏所都居與盛典所有事惟建學則其首重矣於是上啟乎大中丞亢公洎藩臬守巡監司各公而徧咨乎邦人之為鄉衮為故老為子弟員通捐月祿合乎邦之捐助有差瑤也傾橐以赴因以倡諸僚屬咸起而和焉爰就河臺方公所相吉壤經營是始坐坎向離昭文明也殿東堂西就形勝也匠石奏能時日合吉居亡何而大成有殿殿後為啟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古

聖祠明倫有堂堂後為尊經閣下為遊梁書院南則櫺星之門距半壁之池可十武鄉賢名宦二祠在戟門前左右號舍在尊經閣堂左右庫厨庖湍靡弗具各齋官廨在殿旁射圃在殿迤東次第告成一遵盛時之制功垂竣會學使者有八郡掄貢之試不佞瑤亟具牘往迎遂辱惠臨會大中丞亦時至兩公皆玉堂瀛彥瑤敬為邦人士額手慶曰一紀而後文明之脉煥然聿興也嗣是典學有崇署比士有廣院春秋釋奠於斯宮各復其始用無媿夫中土省會之號敬再為邦人士額手祝曰學既具矣藏修遊息有其區矣務有以黼藻休隆風規朝野遠無慚受業之先賢上克承作人之聖主庶幾閭閻悉消于逝水光明重揭于中天其惟爾邦人士勉乎哉臻而上焉以期乎復性衛道宗遊梁亞聖之學而配觀河神禹之功業有大中丞亢公之記言儼提耳而訓爾士矣工涓于甲午年四月某日訖于乙未年八月某日不佞應掌故生徒之求泚筆而序述梗概者如此繇大中丞而下姓字籍里捐祿之目逮及僚屬同心此邦李胤昂裾衿耆舊欣助名氏詳勒碣後誌不忘焉

重修太丘書院碑記

甘棠以人重也邑之西五里漢陳公寔祠在焉乃若建于

邑中比于學宮誦書明道人才于是蔚興一邑寔嘉賴之則太丘書院是也太丘書院始為陳公清靜訓道之所在縣治之東後為太丘驛明隆慶二年左公思明以為驛宜設于郊以迓使者且地寬裕馬可蕃蓄邑中地狹而促遂移驛而復建為書院爾時永二百年無甲榜是科胡公格誠遂捷焉嗣後鄉會每三四人歲久而廢崇禎二年丹陽賀公鼎來蒞斯邑進髦士而訓之曰吾欲于邑建立書院令諸生誦習其中月試而日課之乃求得太丘書院遺址擴而大之東西二十武南北五十武門以北東西各建五楹北則講堂五楹楹之東西各有廊而小堂之北有廊而大東西又各五楹北則又堂五楹堂之北藏書樓三楹列陳仲弓像于中弘麗高敞煥然巨觀也賀公以文學甲天下所簡拔士皆先後飛鳴為名卿碩輔童子穎秀者搜羅無遺隣邑來試者亦與焉學使者潘公曾紘秉藻鑑雅推重公凡所薦士無不前茅公又薦各邑童子七十二人皆列學宮余時廁名于中公不令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五

知也公之前二十年郡守鄭公三俊創書院于郡作人之盛後先輝映焉公擢大同口北道以直忤時歿于京公去後邑罹兵火巨室焚燬殆盡而書院巋然獨存豈非鬼神有以呵護之與即以此為三公之甘楊璫重修光武祠碑記

余嘗上下古今按帝王紀而志

漢世祖原其始起兵于春陵今之河東豫南即其處余不禁掩卷喟然嘆曰莫知其所以興與其所以王抑何易也

今天子南慮中州為京師腹心重地而豫南一路最為中州南壁襟喉母何分藩駐臬謬及璫競競奉璽書而旬釐茲豫南也攬轡觀風則見夫擁成臯阻商阪控襄漢聯關中西北去郡甫百里在漢為堵陽楚子跨險方城我

國朝仍名裕州係北上通津形勢之要甲于西南噫保障哉河山千里誠用武之國乎因知光武之所以興與其所以王端在是矣蓋聞圖定霸王之略者得據地利為先着書光武起兵春陵志得地利也况鄧禹賈復馬武岑彭之儔一時降生於豫附翼攀鱗地靈人傑千載一時是以一布衣而奮臂

疾呼不數年間破王尋收河北邯鄲授首益子歸
降銅馬擊而淮西平鬼囂除而張步歎三六重光
四七耀武奄有大物號曰東漢媲美西京帝業威
名赫赫在天壤其與也勃焉其王也忽焉理固然
者光武發跡豫南雖千古之下不必按紀而志卽
三歲稚兒亦能道光武遺事後爲美談今秋予方
塞唯堵陽諸卿士父老以光武祠宇重建狀聞余
竊謂光武祠宇不居豫郡龍飛之境不居高密鳳
伏之所而祀祠于裕州何也昔光武微時經裕憇
息于此偶扳石石倒醴泉湧出後因卽泉爲井卽
井建宇額其字曰光武祠歷五代宋元以來兵火
累經而廟址不改者以帝靈在天福庇桑土無天
扎無旱淫有禱必應仁愛斯民之澤奕世不爽則
裕祠宇之修葺起建無怪乎樂于從事者津津猶
恐後也惟時董督任勞者則有某官某人贊襄布
置者則有某官某人經之營之攻之成之不日告
竣者皆宛蔡卿大夫士民之力也敬何有焉宛蔡
卿大夫士民以記丐余余辭不果僅述其大槩如
此予不覺欣然曰今而後知光武之所以興與
其所以王也勒負巔巔永柱祠右以垂不朽云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六

大將軍瘞骨碑記

宛民自失橐駝而日受蠹木隙

暱就矣夫苟不知暱就則兵兵之盜賊盜賊之武
關西瞰淮水東流抑何時何地不爲鋒鏑陬牙而
方域負隅之嘯聚出沒突入籬壁觀浩劫于中原
敢必南陽一角有今日哉

天

子曰嗟余指顧中原而莽戎聊定惟宛民殄滅此
離最深其簡鞠旅帥能肅戎行而養民者爲我蔽
南汝于是我奎翁大將軍乃應詔蒞政之日城無
完郭農無疆索民與寇狎居若綴公室傾覆而有
司若寄夫以驚魂未定之民隸開國初設之鎮無
論無民卽有民躋足不下而大將軍曰國初傷燹
民氣未復吾先習民而後致力於盜盜與民分而
後兵出選鋒勦盜而民不傷此吾今日之軍政也
行之歷年而形格勢禁盜與民分再行之歷年而
民不知有兵如是者數歲其間批亢擣虛料敵應
變定南汝而屏襄漢者姑不暇舉卽傍河餘孽嘷
食近境終不忍殺降而遲之又久而後剪定剪定
矣復推功于有司而不肯自居此其度量爲何如
耶余嘗讀史每至吳起之猜忍殺謗已者三千人

武安君之陰賊坑趙降卒四十萬王斌之妄戮黷
貨其守西河拔上黨下巴蜀之勦非不赫耀一時
而事後論定其君其臣又未嘗不溥其爲人也以
此論大將軍而大將軍抱活人之志見之軍功者
豈無狀而余獨表其掩骼一事者何也蓋掩骼王
政也有司不敢舉而大將軍舉之已出人意表及
訊之羽流曰大將軍初蒐于農隙見鬪骸馬蹄間
擗蓬而過之罷晏而歸再獮于旣烝不但鬪骸馬
蹄間而且塚多智井新鬼未藏而故鬼將出仍救
罷晏蓋自是大將軍無日無念不欲翳死人而肉
白骨也柰白骨青苔破塚述離不至冒京觀以失
實計無過閒人而又能自見其行者乃勝任乙酉冬
始得玄妙觀道士四人月給米八斗錢二千衣服
冬夏稱足于是四人者稔積之力填墓竇大小凡
若干孔聚骨如山大將軍卜地于觀之前開萬人
壙卜期于仲冬廿七收衆骨而瘞之卽于本日作
佛事施晚食嗚乎余備藩于此且經年時時與大
將軍相周旋茲叨陪卿二將別亦謂大將軍坐匡
牀看弋綈袍日擊鮮饗土習騎射謹烽火門無賓
客不肯預政事有斛律光曹彬遺風而孰知其山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七

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鯢鮪獸長竟麋鳥翼穀卵
蟲舍蜚蝻先王種種不忍人之政皆充滿于大將
軍掩骼一事嗚呼此一事足傳矣乃勒之石以報
大將軍復推大將軍之意以作歌度羣骨大將軍
諱應祥遼東人歌曰古謂一將成功今萬骨枯而
爲沙詎知慈靈之一麾兮屯蒙廓其有家白日兮
馬鬣黃泉兮天涯男耶女耶饑寒耶病耶有流矢
在白骨耶受將軍之度而咸利無爲啾啾在野而
嘯悲

戴明說南陽府儒學碑記

自昔郡縣皆有學

化綦重矣顧歲久而圯齋廡弗治游其下者蹶然
有風雨荆棘之嗟僉曰伊守吏胡弗闢或曰伊邦
人士胡不是勤禮樂崩隕子衿佻達無乃國有大
咎余以佐計謫參藩政於宛南固楚豫間各鎮也
涓水環流紫山秀峙曩爲光武之所奮興武侯茅
廬之所寄跡名臣碩彥史不絕書佳氣鬱葱今古
如一迺余下車而肅瞻文廟在宛城外之東偏蔓
草殘礫堂楹將墮余顧而嗟進郡吏及博士弟子
員咨之感曰學在城中以藩出邸園移郡學以拓
厥址兵興以來城郭宮室靡不有災宣聖有霧乃

使寇焰弗入于俎豆今遺黎甫集未暇絃歌且楚氛震隣民唯敝賦是供曷力以及膠序余謂非也自昔臨雍釋菜勒為聖典漢高以馬上得天下納陸生之言喜文學明帝于戈甫定即為園橋講誦之舉豈獨譽髦是厲兼寓弭亂銷兵之策今廟堂南顧用師非不撫解歎乃親舉太學且日進文學諸臣而策試焉非舞干戢矢之意與適因唐藩廢址請于撫軍中丞公郡大夫率諸人士進言曰此舊學宮地也修與建費等移而建費亦等曷移之均肆厥方余曰善崇文古也復舊今也厲杰儲才豫也爰謀諸有事茲土者大將軍若諸分闔若郡若守令廣文以暨邦之薦紳先生博士弟子皆有助而以余為倡自茲煦育人才鼓吹教化將以日月之光洗甲兵氣豈唯宛郡科名聿盛將菁茅溪垌之域有觀

邵光胤正學書院碑記
書院非古也古之教化而來崩稽者

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使大夫士有道德里居者延為師餘子皆入學州長黨正讀法飲射而教之其教學在上故學無異道士無岐學自王教淪沒而教學在下於是道學名焉講習設焉

則吾夫子始也宋興建四書院焉貴與謂州縣之學不免具文鄉黨之學賢士大夫主之教養之規後先相望往往過于州縣則自河書院始也至朱子白鹿洞書院其條約可傳風軌足繼繇其道高者可至聖賢下亦不失醇儒書院之制原于此矣後世士大夫好自立異每廣積生徒以師道自任名其堂曰某書院至土苴成法倡為渺論以矜炫俗士使後學靡然從之講習之室如聚訟焉當世所以為厲禁也教學在有司士率旅而進旅而退視學舍若宮府視師儒等官長其為教尊而不親教學在士夫樂于自見其長恒別標言旨以為教的甚且希心頓詣流入于禪悟其為教虛而鮮効今以公解為講習之區以長吏兼師儒之任簡多士之雋益進而教之則學無岐趨士不嚴憚兩去其弊而兼收其効教之善術也余初蒞息適前任以見任立祠格于功令奉檄撤材鬻官余請于司李徐公得估值還官留為公所諸生黃居中等其助成之祠右接學宮因以中廳為明倫堂移後樓佛像別供禪室特祀河洛先儒程伯子叔子邵子及邵子文謝顯道尹彥明許平仲薛德溫曹正夫

崔子鍾何粹夫薛君采十二公以左右兩楹爲諸生問業之所時攻而月程之額曰正學夫教卽夫子之教也士卽學校之士也何以云正自教出于下商賜之徒各得其性之所近以爲學遂有執師說以行其意者而學有岐嚮矣夫子贊易曰庸言庸行子思子作中庸曰庸德庸言所以治教學而歸于正也道不外于人倫日用之間而訓習之久遂至于窮神知化循之則爲德軼之則爲邪三代之隆國無異教士無異學凡學術之淺深猶布帛有美惡菽粟有精粗分固差等而理無異同也自世有不學道之士而學道者遂自高其說以矜異于衆世亦從而異之正如舍布帛菽粟而侈言于錦珍錯衆咸望而震焉學術之失正意或由于此也故正之以庸庸則常常則不異而學歸于正矣思孟而後惟河南二程子獨得其傳邵子多天挺之英先後其間並列六子之位猶萊散之于伊呂也自此理學漸南一傳而將樂再傳而建安而金谿自洛而淮而江則大淮之津固吾道一過峽處也謝尹程邵皆豫產德温產晉而領薦鄆陵君采籍毫而系出偃師得並祠焉祠曰河洛正學明道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九

所自傳也今將何以正之趙之肅云五德之運理固有之昔孔子言仁孟子言義張子以禮爲教而程子言敬敬固禮之主也朱子言格致而陽明王子言良知則屬于智矣智終始萬物原于周子之圭靜學至今日則當言信矣仁者元氣也于四德無所不統義則秋肅並見焉禮敦踐履爲儒行之本非敬則禮罔所附矣智直見本體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體靜而用虛本以救禮之實使人少所持循故正之必以信信居四德之終而貫乎四德左氏曰信爲士士四序何所不有所以終四氣之用也故曰有諸已之爲信仁必實有其仁義必實有其義而後信民焉于禮智亦然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正之以信則禮無虛妄四德咸歸于正也士生千百世之後仁義之性道德之名亦既聞之詳矣患在不實有諸已耳故始正之曰庸終正之曰信庸之德曰不易德不易所以爲信也學者童而習之究其精微固非一端所可名言也因叙夫諸儒言行本末而志其語于左以爲後學津梁嗣將布之使士之有志者得藉以見云爾

張天植重建遊梁書院碑

記昔者三代之盛東庠西序黨訓塾術所以服習
脯藩潤器具之畢周而又擇更老以爲之師未有
不兼以養者也周衰學較或存或廢以爲孔子大聖
而聚徒受業私相誦說游列國之間從者至數千
人蓋所以佐教養之不足者其意遠矣孔子沒而
孟軻氏獨得其傳太史公曰天下方務合縱連衡
以攻伐爲賢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所如不合退
而與其徒作孟子七篇其所首記者則在惠于三
十五年不至梁而不曰利曰仁義之說也仁義者非
若異端所謂蹙蹙跽跂而煦煦之子子之也所以
正人心正風俗繼仲尼之絕學闢楊墨之邪說規
諷時主覺悟來世者也然則其游於梁也豈與希
志苟合博郊迎襪席云爾哉蓋教養之盛也胥正
簡帥舍菜合樂其事不得不出于上則謂之公教
養之衰也負劍辟屨結駟傳食其事不得不出于
下則謂之私然則孟子者重有所不得已也私也
迺以今去其世幾二千年有所因沿建設尚尊崇
其名號稱道其行蹟典不必請于朝而事猶繫之
官司則今日者殆兼公與私而存之不廢者與游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三

梁書院者本故宋孟子祠而前朝直指桐城方公
改稱書院者也爲殿六楹題其門曰仁義迤而北
建講堂亦如之顏曰性善其東與西各列舍凡十
有八而又糾僚屬捐美醵鬻祥符縣田若干畝歲
入若干爲生徒講讀資可謂甚善矣迺泮當衝溢
潢潦之後井木湮刊卽相國浮圖僅出地上尺許
豈復有遺基廢瓦令人得指而識之曰遊梁書院
者卽欲問其名而故老蕩沒亦無有知之者矣余
驅車其地慨焉傷之郡守朱君曰泮城修復朝議
盈庭敢不竭蹶以圖顧事有本末勢有緩急城郭
者譬之醜髀而學校則腹心也此干戈搶攘之餘
游談剽誦中于士習懼人心風俗因緣大壞此腹
心之病也急而救之孰有逾仁義者乎博愛之謂
仁行而宜之之謂義昌黎云孟軻氏功不在禹下
者此也而其說寔倡自見梁始今書院舊在郊外
首宜移置學宮夫今所謂學宮者饌堂號舍皆各
存寔亡也久矣誠建書院于此有室有庖有廡有
漏出入有所供膏火有所資使諸生以時講習其
中仁義性善之說充容于耳目之間而浸漑于詩
書之際不數年而教化益彰人材益出豈特無其

病而將有其盛也哉於閩斯言而僂然其即古者
教養之法雖出于私而寔在于公者乎其即三代
之舊制孔孟之遺意兼而行之稍稍得存者乎朱
君仍鳩工庀木經營不日其規制雖稍陞于前而
爲法較密遂請于余得增博士弟子員科舉額若
而人且以孟子既配食孔廟爲不設木焉禮也君
子謂是役也師古而不泥其迹創今而不害其因
既有當于朝廷興復之急圖而又膠合於聖賢傳
道之大指於乎一舉而數善備焉朱君之功誠不
小而余得從吏以落成之亦可謂無負也已朱君
名之璠江西安福人符應琦宋范文正公講院碑
例得書以刻之石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三

風雨不輟者六載以故宋之名公鉅卿多出其間
其後十七年而豫章萬公元吉司李于茲復修秋
浦鄭公之事課士復六載以故雪園人文之盛接
于三吳崇禎十五年講院毀于流寇西蜀丘公正
策來守葺而新之余于順治十五年承
簡命來司李因思虞書之命臯陶曰明于五刑以彌
五教是彌教乃明刑之首務也遂造斯堂集諸士
而課之一遵鄭公萬公之成規不敢殞墜因思范
文正公之在宋理學人品顯于後世而鄭公萬公
之在明氣節文章爲百世師致相符也柰以謗陋
承乏敢曰繼三先生之後
庶幾嗣守成規于無墜云 劉之驥重修察院三司
碑記 甌之鄉達官之以
王事出者反者蓋絡繹于宋焉而又中州諸上官來
巡於茲土者趾相錯也胥于公署焉是資勝國自
京師以達于江南陸則由山左水則由通滄河以
宋之陸道西紆而東遠且數百里也宋之公署所
迂送者不過中州諸上官來巡于茲土者耳
鼎革之初曹濮之間榆園寇滋而山左陸道水道有

震驚之虞于是江南吳越閩甌之以
王事出者反者盡由于茲兵馬之盤息供億之煩興
百倍于勝國而宋當流氛焚殺之後田畝荒蕪人
民逃竄舊有南察院布政按察兵備三司頽垣敗
瓦荆榛滿目以故江南吳越閩甌之以
王事出者反者及中州諸上官之來巡于茲土者悉
擇民居以厝之或湫隘而不容或渙散而無制官
民逼處上與下交病焉順治十年春余以謫劣來
令于茲惻然憂之即欲創建察院及三司然當流
氛焚殺之後田畝荒蕪人民逃竄而又兵馬盤息
供億煩興計工庀材將安出乎不得已仍暫擇民
居厝之而日夜勸墾闢招流徙節歲祿越二年而
南察院大堂五楹成又置東西各三楹以及儀門
周以垣墻而規模具矣越二年而察院之西隅布
政按察兵備三司中修一司而大堂五楹成而後
堂三楹成東西吏書房各七楹有大門有中門堂
之東西各有厨三楹門之外有屏有垣旁有郡守
邑宰之侯謂上官者各三楹而規模具而且悉矣
此中一司也而左右兩司尚有待焉夫此二公署
也以之修于全勝之時兵火未加物力充物呼吸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三

可以猝辦以之修于流氛焚殺之後田畝荒蕪人
民逃竄而又兵馬盤息供億煩興之餘則憂憂乎
其難之故萃數年之心力所構僅僅如此勒于石
以志地殘也民貧也物力之艱也非以志余勤也

侯方域重修書院碑記

順治八年燕山王公來守

以郡政所宜先者博士弟子對曰歸有范文正公
書院先太守鄭公嘗沿其意而創大之以儲歸之
材居有號舍贍有田課試有約行之既久歸之名
公鉅卿接踵其間出為當世用不絕而士風亦羣
感動淬厲丞丞以變今雖去而人之謳吟思慕鄭
公之澤者數十年不衰竊以為佐

朝

建興道有賢郡國之政宜莫此為大公曰博士弟

子言是凡書院之為舍者幾楹其侵而居之者幾
何家資餼之田幾區其官守因而入其租稅者幾
何年今坐何所其試士之期月幾日條約之議詳
而要者幾何具趣所司各以聞以付郡博士收而
掌焉蓋自鄭公去而書院之廢垂四十年公一朝
復之嗚呼偉矣博士弟子曰是不可以無記謹按
書院之設始于宋范文正公公為諸生即以天下

爲已任其後參大政不久未竟厥施然所措置卒宏以遠卽如在歸有書院其隨地收拾人才之意是何可一日廢也范公往而繼之來守者不能識其意亦浸以沒滅矣歷宋而元而明至萬曆間始克有鄭公再舉行之當時之人親被鄭公之澤至于今其遺老有能言鄭公時事者猶過書院仰首歛歛不忍輒去豈人情固習近而遺遠耶抑所以繼范公之遺緒於兵火喪亂之餘久而不墜者實鄭公力也然則鄭公之遺緒又豈不待後之人哉夫天下法制代有更變惟學校絃誦之事建國者卒無以易也書院之設與學校相表裏王化之本而菁莪棫樸之盛所自出是誠不可一日廢乃自范文正公以來上下千百餘年而其間之創而建建而興者僅公繼鄭公而三然則政之舉廢存亡豈不視乎其人之歟倘無以垂永久則何以告于後之人俾克守之公曰博士弟子言是其勒石爲碑而屬余爲之記嗚呼余之望新遷顏魯公碑記宋於守是邦者久矣其何敢辭

新遷顏魯公碑記

宋郡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三

鮮有篆隸逮夫會八體之情狀闢六藝之堂與王羲之一人而已而際世不辰靈蹟多淹當蕭丞訪落昭陵升遐方且弓劍陪玉匣之年風雨獲金壙之日蓋大寶於茲秘矣獨斯碑者雲蒸霞蔚筆旣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所謂坤輿之神奇歷千載如一日歟以故離間有殘闕而軼致可尋海內自縉紳先生山林風雅之士見者未嘗不歛衽稱歎購之惟恐不得也而兒童走卒或遊卧嬉戲其下亦從而拱揖跪拜肅然如見其人焉豈寒燐衰草荒祠斷碣頽足以移人性情耶抑魯公神明所係魂魄時來徃其間有使之者而然也夫魯公名在旂嘗精感日月誰不知之而一厄於虛祀再陷於李希烈當時魯不以爲重使魯公不以骨鯁處已方正忤人而徒矜矜於翰墨吾知其必爲一時所慕不爲一時所嫉也然則魯公之書豈非反以魯公之人掩哉而數千百年之後輒敬重愛惜山河之佳麗奸雄之氣焰魯不若拳石之孤騫立之而不忍廢之而復欲修之又何以說也八關齋去郡城南里許爲魯公碑舊立處毀之者就新築也歲在崇禎戊寅春齋之圯築爲堞

下臨濠水久之浸及碑郡人張翻遷之請余爲記
歲在崇禎己卯夏高八尺橫八稜稜尺許凡八百
八十六字闕七十四重修顏魯公碑亭碑記宋公

入相之四年而葬其親以歸既畢事矣拄杖而遊
南城焉徘徊遠眺漠然大墟覘其嶽嶽焉若人之

立其際疆項而不仆者顧謂其從者曰是何爲者
耶是非魯公之故植者碑耶夫向之高薨朱題與

濠光雉影侵薄而蕩漾者也吾幼與諸生肄業而
遊者也今老矣物之變態因至此乎吾將爲亭以

覆之閱月告成而命域爲之記域請于公曰公之
爲是亭也以魯公之人耶抑以其書耶夫魯公之

見厄于當時而直伸其志其視卿相王侯與其國
封邸第曾不若脫履而何有于亭及其罵賊而死

從容就義視吾之頭顱身軀皆其所不愛也何愛
此蚪斗鳥跡之遺哉抑公今者

天子之相也苟有所舉將觀而效之公故能書如以
爲娛悅之具蘇軾嘗曰翰墨之清虛其異於聲色

財賄之惑溺也特一間耳域聞古人大臣之佐其
君以有爲莫不勤懇於遠大之務汲汲而構造之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三

而不遑於小技及其治定功成然後有所退託焉
以自適如謝安石之綠竹裴晉公之松雪亦其類

也今公意者以開創之業爲已畢歟而或借魯公
以激發天下之忠義長養天下之人材乃崇是亭

也夫天下大矣倘無如魯公者之神靈以往來昭
回於荒文斷碣之間是又蘇子所云深山大澤龍

亡而虎逝吾且見狐狸之晝遊而鰥鱸之羣舞也
公之意其爲是哉公曰子之言旨矣顧吾以爲少

而遊焉老而不能忘也嗚呼然則公之
感于天下之變故深矣乃退而爲之記

桑芸張仲

景先生祠碑記 粵稽金匱玉函之書莫不口實仲
孝廉爲長沙太守後以醫多世人有知其槩者至

詢先生宅里丘墓鮮克詳焉前此紀載者略其良
二千石而以方技列之後之學者雖珍其篇以起

沉疴遵其術以擅專門而無操琴而見文王之貌
講易而宿王弼之塚者又何怪滄田陸谷理古蹟

于蔡雲葬礫也然今之追慕古人與古之曠靈今
人恒相求而問一相值俱有機緣分際焉如曹
之祠因中郎而益彰蜀楚之刹逢潞公而始大

一時風流雅尚而與洞庭傳書汾陰出鼎何以異也
也涅陽昔隸宛故先生故南陽人郡東高阜處父
老父傳為先生墓與故宅洪武初有指揮郭雲仆
其碑墓遂沒于耕牧越二百六十餘載為崇禎戊
辰初夏有蘭陽馮應鰲者為諸生時感寒疾幾殆
恍惚有神人黃衣金冠以手撫其體百節通活問
撫者為誰神曰我漢長沙太守南陽張仲景也活
子千古奇事我有千古憾事盍為我釋之南陽城
東四里許有祠祠後七十七步有墓歲久平蕪今
將鑿井其上封之惟子忽不見病良愈非夢也非
諱也是秋九月應鰲千里走南陽訪先生祠墓不
可得悵惘間謁三皇廟旁列古明醫內有衣冠鬚
眉與病中所見脗合者吹塵索壁間字果仲景像
也因步廟後求先生墓為祝縣丞鞠為蔬圃矣具
道此中有古賢墓丞怪之並述病中奇異丞益怪
之應鰲紀石廟中而去後數年兵寇交訂鰲不復
來園丁掘井圍中文餘得石碣題曰漢長沙太守
醫聖張仲景墓是郭弁雖仆而猶僅存者此也碣
下有石洞幽窈聞風雷震撼聲懼而封之癸酉南
陽諸生應省試與應鰲遇言之甚悉又數年癸巳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五

應鰲謁選得昆陽司訓昆陽亦隸宛入郡過先生
墓雖封尚未能式廓兆域以酬夙志嗚呼先生拯
馮廣文于危病之際而不能解祝丞之惑顯風雷
于石穴之中而不能止畚鍤之鑿皆有機緣分際
焉井不鑿則碣不出碣不出則人信廣文祠中之
石不如信園丁隧道之碑獨數百年晦厄于郭指
揮而忽一旦感著于馮廣文象法住世亦有紀年
龍沙顯迹亦關運會所稱千古憾事亦千古奇事
洵不誣也宛府丞張君三異聞其事而奇之以長
沙棠憩孔邇而又本支淵源仕于宛為地主表墓
修祠職也捐資糾義建祠三楹于墓後門廡垣階
悉備與城西諸葛廬相望遂為宛中弔古佳話則
馮廣文其介紹而張府丞其後起子雲哉當漢桓
靈時北寺擅權西園鬻爵有志者築坏而遁掃軌
而棲咸惴惴顧厨俊及之禍先生小試長沙退而
著書以垂後世蓋嘉惠斯民未見諸施行者寓于
消沚迓和為萬世甦疲瘥而濟仁壽豈非有所託
以成名而道固進于方技之外哉當時華佗服其
論而王粲遜其哲固非建安諸才子可訥頌也先
生處不可為之際以治世之譜寓之于醫理張丞

值大有為之時法壽世之心用之于治理于古知
已又不止區區世系之同祠宇之築也祠或張書
問記于余泚筆以紀顛末時余分藩宛汝云

碑記天地間偉人生不偶死不庸死大事也與兒
姓談其死也端而雄仁義而神明則通許邑侯費

公其人與公于先朝令通許甫四十日而流賊以
萬眾猝薄城下公執矢登陴以捍凡數日無援至

公度不支乃屬邑之父老食且盡吏去矣徒效睢
陽以貽若屠無益也我生不能全若我死而若全

矣苟若全而我何惜哉且若全我死猶生也父老
留之不得皆泣數行下公從容刷笏端冕北拜辭

先帝訖懷篆躍入井中死之日為崇禎十四年某
月日也次日賊入城得公尸面如生衣冠不亂兀

如也賊怖而義之塋以禮此時度公之靈必曰賊
磔我則榮殯我則可哭矣公寧樂為賊塋者哉邑

人士德公活許數萬男女為公編素匝月改塋公
于鳳形岡至今春秋號涕享焉墓去城不數武魏

然道左過此者皆將識為明許邑侯費公之墓余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三

承乏宛李以公謁過許馬脊與懷大戚戚于公乃
陳牲草祝拜公墓下固以梓眷實由景慕也蜡畢

而許令公前而請曰公祠許名宦許人哭公詩章
載誌矣曷碑諸而碑則惟余作以余悉公狀也公

豫章之銘山人諱曾謀字畊道先朝廷試第一拜
相國諱宏謚文憲之從玄孫也家世傳臚者二成

進士者六孝廉七淵源古學聯鑣撫仕者則公之
父明經蔚庵公叔明經去非公也以五經應崇

禎拔選文章奇古然非公之事業也公之事業其
在與許士大夫百姓為訣之日乎而又有謀余為

公圖歸墓者余應之曰與其高楓大槐子孫守之
長民無聞何如與許之百姓士大夫長黍血盤桓

于棲風寒月之下百姓快而公亦快併過此者得
拜稽為公快哉時

上之卽位十有五年
戊戌秋九月

賈漢復重建大相國寺碑記

汴

二大盂河工城工哉河行 端命余弗越俎漁科
偏枕凡稗政以厲吾民者余糾劑其無遺城湮廿

載其魚矣誰我人居居余請籌之司農司空厥成
未觀睠嚙維之墳落迺惻惻余懷也余以言去矣

一人是葵待藁猶榮嗚呼余也天只
先皇鼎昇攀號莫從陟岵陟屺嗟猶來之是阻熒熒
蓼集慟焉三絕子臣已矣不知云從伏念有臣若
子無不致于君若親無不及于君若親臣子之心
也而有不能致不能及之事之時仰焉俯焉不得
不邀當于不可致不可及之事如時致焉如時及
焉余復何心苦坏墨墨恫焉有艾夙愆颺鱗罔知
消除聿懷西土之脩靈也儻儻祈余何憚乎是
從重以
冲聖萬年祝

釐垂典敢不恪哉敢不恪哉爰是營復相國寺自余
始嗚呼德之不馨明神不蠲遙興動匱而民將遠
志余何能祓禱諸余亦聞諸先儒胡致堂之辯矣
固哉辯乎聖人之治天下也川其勢之所自然而
利導之則易為功君子之教草之披風水之就下
也用其易不用厥難用其順不用厥逆用其同不
用厥獨禮樂刑政治之大綱也堯舜禹湯文武孔
孟治道所由出而大綱以立焉然難易有時焉順
逆有機焉同獨有情焉時之所至機之所動情之
所喻苟利以導之亦可以坊禮樂政刑所不逮是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三

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之道固不煩間誨而路鐸也
中州盜賊水荒荼毒十年死者十九烏斷烟絕千
里疆灑瀚極目與沙草殍骨相黃白我

清戢撫十八載殘廬遺孑痛定呻吟譚大劫孽報骨
肉唏噓輒流涕以為善相勗即筭巾籃子刺刺無
所物置口晰以善若孝善若忠則惘惘然使里胥
右塾鄰長左塾月吉而令授之格格然駭且迂迤
順惕逆弗若釋語之翁然是可以教倫哉弛爾弓
矢優我南畝投恚以魏盈性兢兢然得不可駟于長
者排紛榆之廡偃樓趨將泚然怦然是可以教敬
哉饑驅走險穀心不恒墨屎單至眠挺穆愕使由
三物而矢之孺孺心舌無僵本儼陟降之赫赫憚
夢寐其驚余是可以教信哉中土屠刃膏如飴烹
菹吾婦子以食肉易牙叔謀之如林乃洗晁面于
彭水悟却化于北溟則愾然艾鍾易鯁然環報翻
然而戚戚厥中也堂下井上四海洋焉是可以教
慈哉一圭不易民乃饑一樹不藝民乃寒朶頤而
斃醜靈饗者耗之本也眾口食貧貧乃國茹淡則
用約用約則資餘餘則豐豐則康愚者見為福君
子見為德是可以教儉哉禮失而求之野步矩步

人焉敢不夙夜是圖哉勒鼎建合祀古聖賢祠

石以永吾志于後與云

記合祀聖賢禮與貴賤不同牢前晚不併叙恩讐

亂則弗齊焉戾則弗和焉弗敬弗齊弗和神其馨

諸聖賢合祀梵宮禮與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

之至也祭者教之本也祭義為察協人事之極乎

神故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祝史薦

而辭不愧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今啟

釋教而附禮教焉教失其本矣釋之教先正毀之

等於淫祀瞻梵座輪哉負哉割一席以奉質奉孰

方其遠之而謂來之人事之不順烏乎察神其馨

諸二之不馨合祀于禮也何有嗚呼余烏知禮哉

余烏知禮哉方輿畫五土而地中奠之載坤含功

其生敦衍皇王開天河洛道啟卜京歷都躬尹麟

濯而光繹之此三古以訖未有若茲之盛也過夷

門之道帝丘賢宇如堂如翼春秋有苾壬午九月

厥災水入國胥淪如陷邇歲民舍登登蕪繩趾而

駢營之不復識已余用憮然吊吹臺將訪游梁書

院之遺跡徵八郡文獻而俎豆之余志也民力未

息未敢康工夙夜猶咨余廼其去悼臣子之多恤

騷騷鼎鼎聿靡適也歟然曷已夫余志之弗終之

終余晦之余乃辜哉故作寺者邦人之志而合祀

諸聖賢旅奉弗終于晦乃余之志亦合諸邦人之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志也茲禮則余烏知哉余亦聞諸禮者夏官司勳
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六功詔太常祭于大蒸
周書新邑之祀成秩無文夫大蒸合祀也無文主
乎敬不病乎簡也漢制祭功臣于庭與士庶為列
尊君而卑功魏高堂隆非之議升堂餘與君同牢
貴賤取諸骨夫配食者可因君之牢以骨差為俎
其異代而無君臣之義者奚見不可同堂以其牢
為俎耶 茂曰陳五祀之品功社稷百世不廢
四叙從乎貴非其類咎由伊尹呂尚功當代不祀
異代矣不祀異代而歌德拜風異代猶祀焉不替
君子論其德不論其世也故月令古之卿士有益
于人者孟春與山川並禱焉是數者可以合祀矣
昔武侯云所在求各廟議未朝合百姓祀于道陌
識者不非之神之憑依惟德是馨道陌可祀梵宮
奚不可奉也君子之教從乎德不從乎地知者為
德禮愚者為覺懺瞻化而得亦存乎君子小人而

已矣爰是祠成肇三皇次禹功天地者教之好平
匪賣也按唐制歷帝王肇跡無祠宇者詔郡置廟
享之取將相可稱者配次孟氏子游梁倡仁義也
次周程十賢闡道性也三書院其可作乎文王世
子之儀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歿則祭于瞽宗惟作
師哉若者祀中堂余讀禮曰法施于民則祀哉昭
首逢此歷代諸忠次信陵公子次岳忠武次宗忠
簡次鐵司馬諸褒忠次于忠肅庇民次許忠節次
陳橋范汪王諸忠賢若者仁之至義之盡也考周
志勇則害之不登于明堂其用謂之勇君子教善
嘉寬哉若者左楹余讀禮曰以死勤事則祀哉能
捍大患則祀哉穆首皮場公次樊將軍次李衛公
次尉遲次包孝肅公范文正諸名公次李忠定次
徐中山馬宋國諸勲配次張英國三王次王徐秦
諸名撫史記有言勲哉功哉伐哉闕哉五經異義
在其位故祭報哉東昌之役失吾良臂辛巳三月
僧祀哭以文河間固歿于王事也鐵司馬不共域
焉勇而無義以周志殿哉若者右楹余讀禮曰以
勞定國則祀哉能禦大災則祀哉猗歟翼翼匪亂
匪兵順之至孝之本乎嗚呼宋政和元年詔開封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三

府毀祠不在祀典者二十區存者無考茲十餘
區耳迺與河俱沒廿載僅合祀梵宮禮固如此耶
思頡靡容呂尚矣賜商柴牢諸徒半宋衛陳蔡之
郊竹書多軼富辰萇弘延祖稽仲日月於昭曾無
過而問焉孟博嗣祖終錮寬之子琰安石長源彥
國固轟然煨然遙情風照山川濶瑟迺不獲一椽
之庇登梁祀而俎豆之豈合祀亦有幸不幸耶其
湮沒者又烏可勝也余之志固能終耶矧合祀梵
宮非禮也維嶽降靈維河允翁

劉昌重建大相國

寺大殿記

汴城大相國寺即前朝崇法寺也昉於

齊天保六年初名建國寺唐睿宗勅改
今名於時寶閣金像視昔為倫嗣後宋藝祖金章
宗元世祖代加脩葺至明成化間乃賜名崇法嘉
靖丁酉又重建資聖閣春泉子趙鏞碑記猶存今
寓內成稱為大相國寺而不知有建國崇法之號
以唐名相國時符瑞游臻玉輦時下其規制為獨
隆故景瞻勝地者迄今猶泐舊名云明未闖寇引
河灌城遂蕩成巨浸舉璇題碧甃鱗次翼舒者俱
化為黃沙白草當日慧雲僧初定寺址見池沼

濟中有天宮影樓閣逶迤烏知夫天宮樓閣劫灰
再遘仍入清池碧沼中耶我

清定鼎誠季奉

天特存方外之教蓋萬法本無差別治世日星昭於
賢聖而出世之道亦以明民大中丞賈公誕敷弘
化佐理

熙朝以佛子之慈悲大仁人之施濟一切廢墜罔不
振興至如賑饑掩骼禁宰放生諸善事為之更不
遺餘力初詣茲寺輒感夙因即命略界繚垣欲重
建大殿願以開府政殷且相距綦遠經理之人未
遑驟舉庚子冬月大中丞以讀理移旌候代自杞
如汴士民攀擁馬首呼號不令去乃駐節于會城
之試院余得晨夕過從因為余言開封諸郡之綱
領相國闔省之觀瞻幸今少憩無事亟宜鼓舞以
酌素願遂首捐千金鳩工庇材屬憲副爾調胡公
董其役以胡公有幹濟才曾令汴今亦寓汴故以
鉅任畀之又方伯文侯徐公偕余多方勸導巡梁
憲副繹堂沈公暨諸監司以下遠邇協應樂輸有
差蓋眎前則為因而眎後則為創無願不滿有開
必先其福德誠不可思議粵攷舊記茲寺之初修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三

或受命于王朝或徵力于數郡或際民生之蕃庶
或經歲月之綿延獨我公以聖賢心行豪傑事果
毅迅勇具大智力是以舉千百年不能遽起之鴻
工而一朝鼎建殿之高五丈廣九楹椽題侖真龍
象莊嚴其雄麗較倍昔日都人士女繽紛雜遝莫
不聳然敬躍然喜焉余因憶茲寺全盛時燈燭之
焰上達層霄鐘梵之音遠聞數里黃幡丹幢臂繫
而首載香纓寶璐轂擊而肩摩此皆余之所及見
聞者不旋踵而感慨係之今得我公奮焉經始遂
告成不日即瑜伽之建寶塔百鬼助以日工雀離
之起浮屠四天扶其夜力似未有若斯之神速者
僭曰佛力之所默佑而何一非我公福德之所遠
屆哉從此城隍再奠節府重開儼然復覩東京之
盛端于是焉啟之至若茲寺之複閣迴廊二門雙
堦更可拭目以觀厥成矣上以鞏

皇圖而下以造黎庶我公為

國為民之至意有深蘊於佛教之外者是不可以不
記肇工於順治辛丑七月之朔落成於九月之望
仍題為大相國寺從輿志也其
監作助工諸姓氏則書之碑陰 胡士梅大相國寺

創建放生菴碑記

乾竺鄒魯之教幾中分震旦國

往來而儒者立說復思人其人火其書並掃瞿曇
氏之教歸之烏有然終唐之世浮圖之刹日益盛
歷五代而宋而元而明千餘年其盛不少衰衰矣
無難輒盛則儒者亦聽之而已今大中丞賈公以
誦法鄒魯起家鎮撫中原之三年勸耕耘修文事
躬節儉禁宰殺大梁遺民流離而散處者收魂魄
歸里井近且烟火萬家漸復古名都會公讀禮之
暇過相國寺遺墟憑吊裴徊不勝象教淪沒之歎
適大司空瀛洲劉公方伯文侯徐公及諸君子雅
有同志多方勸募共襄厥事取梓材陶瓦之沉河
伯宮者復相國舊觀仍以竹頭木屑闢寺西隙地
置放生菴鳥革翬飛莊嚴世尊像南面巋然稱相
國附庸云菴前百步許復鑿一池雜樹槐榆檉柳
青翠無炎埃公出俸錢日市禽鳩翼者獸之折足
者兔離網羅近刀俎者置豐草長林間鱗物之點
額暴腮困于豫且者縱之使悠然一泓清水中或
且日公既誦法鄒魯矣胡為復問津乾竺余曰成
湯解網固金人未夢以前事即尼山之不射宿與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三

子輿之仁釋殼棘者果與瞿曇放生有岐道乎他
若放龜渡蟻瑣屑不勝書古今釋官家艷談之未
嘗以述近浮屠抑居下驄且羣言折衷于六經天
地之大德曰生鳥獸魚鱉咸若雜見于周易尚書
之文者亦在貝書未東之日也又何河漢于放生
之舉乎若公者固合鄒魯乾竺而一之者豈如兩
氏弟子立幟角勝老死不相往來耶抑聞之刳胎
殞卵麟鳳不至其郊由公放生之意推廣之種種
胎卵濕化長養生成必且有音中笙簧之鳥不食
生物不踐生草之獸飛啄寢訛于郊圻者以彰公
仁民愛物之德意姑俟於

王廷璧廣生祠碑記

今

天子綏定八區又安兆姓諸如郊祀賓雍詰戎制賦
鉅務靡不宵旰歷

宸衷維時揆端弼輔內外撫馭者皆竭忠盡智以亮
天工駿駿乎追成康而紹唐虞治効彰彰如覩矣

上軫念中州重地疆屠民魚闢鞠維艱十五年治書
不廷豈治兆人迺艱哉爰
咨在廷諸大臣以撫豫務得人惟王公卿佐悉心體

訪衆議僉曰無如少司空賈

天子都哉迺勅曰可其先公營奉先殿大工楨鳩庇

既麗巨瞻又寓節樽寔悅

天顏葵眷彌篤矣是時遂荷

寵命大紱中士之憂公肅受欽哉匹馬將介豫之隸

土大小寮屬無不各滌迺志豫之紳士耆庶舉手

加額曰我公來矣公至之日乃集文武屬諸監司

各郡吏及紳士耆庶詢曩之域內積大利害孰為

緩急而次第興除之歲餘治成晉公大司馬三年

將以艱去環國之衆擁呼彌日咸曰願留公以撫

我壁與諸紳士知義不可留民乃曰問我有衆于

今三年猶有重歛煩刑如薊之鷄犬不寧者乎曰

否猶有城狐社鼠憑陵肆厲者乎曰否猶有郵符

騷擾疲於奔命者乎曰否猶有河患荒工濫科愒

忙者乎曰否猶有債師驕卒黜虐鄉廬者乎猶有

塵牘幽閉園盆莫雪者乎曰否師法廉以表百職

苞苴不橫也寔菟練而糗秣以時庚祭不呼也躬

節儉不以二價厲厥賈闖闖乎而貨流如歸百堵

受廛也又滌聖域壁發琴瑟之音編鐫車書風佐

輔軒之採園橋聽而雍泮樂國史存而文獻徵也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三

禮塗館緝紆惟度星輅無愆罔遺使者羞皇華弗

譁于供億也不茹不吐悒豪羽不敢飛魚入疆閭

左無慝亡之誅罹纍俘以禍吾族也探赤白于淮

徐斜部月纍咏咤彭蠡洑調之惟密長河可洗而

海鵲逝也他如揭竿聚米蕩我稼穡蠱我士女今

則不然關坳馳嚴暴騎突標五衢為梗今則不然

若披觥惴腥慘和盜牧艱農今則不然壁乃與

諸紳士以詰有衆曰是何從而致此乎我公能民

乎民曰允若是請以歌公壁曰公之德自當與天

壤同壽公之功自當與竹帛同垂以我蒙螢奚足

為公歌民曰必永以歌與以圖公貌使八郡之人

得以春秋瞻拜不衰曰宜鳩工子來祠不日以成

璧乃拜手颺言曰公篤季似陳元方忠蓋似司馬

君寔經略似范文正節鎮似羊叔子崇學似韓昌

黎省獄似歐陽觀恤士似謝仁祖愷切敷奏似陸

贄安恤流移似富弼釐剔關節似包季肅綜理圖

籍似蕭鄴侯裕用墾荒似趙營平嚴戢兵戎似郭

汾陽治盜安農似龔勃海澤及鳥獸似楊弘農至

于詩酒嘯咏則裴綠野謝東山也於是大小寮屬

及諸紳士耆庶舉首加額曰是可以祠我公矣卜

祠於廣生池畔者何蓋廣我公好生欲并生哉之
義也次公之一年善留鄭公之三至可待請以一
圭宮惠抑春波當棠芟孽孽俾後世賈男賈女羣
拜宇下者咸識爲我

清曲沃膠侯公諱漢復之祠也夫昔景伯
一片石湧金如泉當引爲我公世祝之

丞賈公去思碑記 歲辛丑蒲月余坐小園叢陰中
輒三復披玩以爲蒞吾土者苟其功德不泯雖千
載下尚赫赫人耳目間也乃忽聚千萬人於門呼

聲直達內余驚詢之知因大中丞賈公去求一言
以永其思者余急接見則見有儒冠於前者則見
有布衣於後者則見有龐眉皓首扶杖而立者則
見有引子帶女襁負而至者蓋自吾庭以及吾門
由吾門以及于市猶絡繹弗絕也賈公之得人心
也有如是哉余告之曰爾之思賈公也爾之求余
言以爲記也固其所也第余固忝大紳列與賈公
有舊好余卽頌公之德揚公之功得勿近於諛乎
爾其悉以告我於是儒冠者進而前曰自公來捐
俸治吾學集士人課之所拔多知名士作養從優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三十四

今未之或聞改修比士院于汴文運生色敦名彥
輯豫志文獻賴以傳則是公大有造于文事也已
亥海烽發所至有風鶴警公料敵持確算密疏以
陳遠近悉安堵公之功不有及于武脩歟至其峻
却餽遺關節不到嚴持風紀請托弗行卽古楊東
萊包龍圖何多讓焉言未已忽有布衣者趨而前
曰士人善文吾儕小人不善文敢直數之我公分
驛路以省偏累清地畝以除包荒免罪贖以恤貧
乏止軍糧以省運輸清獄訟以伸冤枉公市價以
軫賠苦立粥塲以賑災饑安流徙以救迹亡嚴兵
丁以肅法紀禁衙役以安善良設義塚以澤枯骨
禁屠牛以全物類言未已而龐眉皓首者忽戰戰
而前曰公之德與功言之能盡乎小人輩老矣小
人輩之死于刑罰死于稅歛者蓋屢屢矣非我公
來無以有今日不意我公偶以言去方今

聖天子精明賢宰輔公正我公自得白是我公復來
汴有口而小人輩迫於年恐見公無日也安得不
求一言列一名以爲思言未已而引子帶女者並
呱呱而前曰小人輩之子與女皆我公愛養之所
贈也恐我公旦夕去不及見公卽見公而章劾

知當不能記憶公異日者何以感公思公而望公也安得不求一言列一名以為思余於是欣然而樂復愴然而悲曰賈公之得人心也亦有如是哉在公非有私于汴也此者聞其城有章雍丘有碑衛源屬有生祠矣在公並非有私于其城雍丘衛源也汴士民之所以思公者吾得而見之他邑之所者其言之所已及吾得而聞之其言之所以思公及吾不得而聞之也賈公之得人心也有如是哉即吾豫志所載名宦且不多見矣余復為之詞則諛耳是用直述其事以永諸石公諱漢復號膠侯山西之曲沃人其思者則書之碑陰而不能盡之碑陰徐化成重修慧林禪院碑記

自昔如來立教特重結界一爭其制

高不在山下不在隰土不附沙石不附陶別於平原穿取地五尺以下之土和以雪山白牛之遺及旃檀為塲其用意蓋在百世之後慮至遠也然而蕪垣頽礫四大為患究在不免雖佛力有不至焉辟之商人十有三遷不免麥秀周人考卜宅鎬不免黍離自古然耳大相國寺之禪院有八其一為

慧林者茲何以名也佛法戒而定定而即心即佛而非心非佛經云佛成正覺普見一切衆生無不具有如來慧智始而轉四諦法輪所以攝有學也終則示一乘心印所以契圓寂也一源道而萬派分一炷然而千燈照慧之為林也溥矣爰有鐵佛以像而名猶之玉相金身金玉可以佛木參石悟木石亦可以佛也慨自黃河淪沒以來蕩成巨浸舉璇題碧甃鱗次翼舒者俱化為黃沙白草已亥歲余膺

簡命藩此中土興廢舉墜蚤作夜思凡可以肅觀望而昭象教者鯁鯁焉懼有弗逮辛丑之秋大中丞賈公有事於寺余力襄之亦既殿宇巍峩輝煌四映矣惟是八方比丘一杖一孟卓錫茲土者無不願給孤獨園于祇樹之下此慧林禪院之所官建也余用是鳩工而於役焉考卜於黃華月之吉越九越月而竣事佛像莊嚴正大宗也列伽藍葺護諸聖崇護法也椽題倫奐燹室樛房靡不森鮮倍昔都人士女繽紛雜還咸欣欣以為改觀矣是役也視前則為因而視後則為創問其經費則任祿之羨也考其程事則身為楮日為省也是亦一象

教矣於戲教之不絕如來開示之菩薩闡揚之四
衆護念之大聖人而爲正楹之現存釋迦牟尼是也
此西方大聖人而爲正楹之現存釋迦牟尼是也
將見大乘法器于是乎在則院不僅爲大相國寺
之附庸而已僧有萬寧者善說法俾之焚脩萬寧
必有以爲是院重矣後之人遲之歲月而漸次加
葺亦如來結界之一助
袁澹如創建拈花菴碑記
云相與援筆而壽諸石
西上二十七聖人大旨一歸於空此豈可以眼耳
鼻舌求者哉胡然而香纓寶絡皆爲佛之所有又
胡然而水火重魚久之皆爲佛忠也當其燦然新
也佛之存爲假存而愚者不必果敬及其頽然廢
也佛之亡若真亡雖明者莫不感然哀之蓋佛未
嘗如是以求人人自不得不是以處佛亦如與
世繼國非聖人則然君子所以待聖人則然耳汴
自黃河淪沒兵燹洊臻旃檀僅存鷗吻蓋三教之
防俱潰矣大方伯徐公蒞我中州惟時草昧漸開
次第修舉百廢具興公尤以佛子之慈心大仁人
之施濟凡璇霄碧落之區爲之不遺餘力會汴門
南薰內有佛像在焉蓋得之黃流黑壤中而求香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三

火於人者公惻然念之彼夫舍衛城中次第乞食
是如來度衆生是衆生度如來未可知也爰是卽
其地建菴以祀之而佛之靈妥矣顧菴以拈花名
者何居殆有取於說法拈花之旨也間聞戒行清
嚴者則佛獻花演宗秘妙者則天雨花又烏知今
日之拈花菴匪卽他日之獻花室雨花臺乎菴規
模宏敞法像尊嚴都人士女或哲或愚咸敬且近
月逢朔旦耄稚爭謁燈燭之焰上達層霄鐘梵之
音遠聞數里凡禮佛而生敬畏心者卽感公而生
祝頌心悅哲以慧而給愚以養公將使二萬五千
河流並入大海其功德不可思議是公之爲民有
深蘊于佛教之外者是卽西土二十之聖中之一
聖佛固非有求于公公自
艾元徵國相寺碑記

汴城

之東南三里許巍然獨峙者繁塔也塔有國相天
清白雲三寺相鼎足其間與慶盛衰不知凡幾每
經修葺輒示靈異非僅精藍佳境誠一郡風氣之
所關也既自黃流肆騁之後中原陵谷一時變
攬轡而至者惟見黃沙迷目白草創懷昔之烟火
人家如星之在晨歷歷可數巖城雉堞悉委下泉

間有存者高不踰肩惟有繁氏一塔岬然而立與
良嶽一峯遙相拱揖耳疇昔所稱梁園勝槩者皆
付之晶淼而國相三寺巴蕩然不可問矣會大中
丞張公偕方伯徐公銳意興復自衙宇城池芹宮
祠廟與求賢講武之地或創或仍審宜度勢躬親
區畫晨昏省試上不費公下不勞民未再期而諸
工告成復與同舟諸公見繁塔之帆立尋其故址
乃知吹臺之蹟未泯而國相之基尙存也夫司馬
之秘思雖邈七賢之遺響堪追斷碣殘碑未盡滅
沒方伯諸公因言於大中丞之前曰夫制禮作樂
所以移風而易俗也不可與三藐五印而並講之
耶由是中丞公首爲之倡而諸公合力以助遂崇
其三殿纏以黃金前禮釋迦中開接引後建毘盧
合三寺而一之統額之爲國相禪寺四大諸天煥
其山門伽藍大士新其兩廡中翼一亭以肅馱尊
者元鎮此祗而七級挿漢一線摩雲向之窈兀難
攀者今則盤石超距矣朔望之夕千燈一炬光照
十方若法藏香積鐘鼓梵唄之屬各有位置因置
地畝用資焚修輪奐聿新龍華重麗遠近士民咸
以香花隨喜俯仰咨嗟僉謂桑田滄海之餘不意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三

復見昇平文物之盛如今日者也因憶漢以前未
有佛法自白馬東度教始行於中土群弟子以聖
尊孔子孔子勿居曰西方有大聖人其物之謂乎
以其道大無外以空爲體以慈爲用苟用以慈則
在上在下皆取法自淑淑人上古神道設教不存
乎見少耶天下之人大抵好義而信神無強悍不
化之習記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異其宜
貴因也豫居天下之中大梁居豫之中風氣隆替
入郡以之國相寺之建非無因也腹心之地如磐
石普天之下若芭桑諸公之是舉旣以祝

國祚之靈長登斯民于邃古其功誠非渺小矣予奉
命祀嶽得觀厥勝方伯諸君礱石而俾予識其始末
遂泚筆而徐化成重建上方寺碑記

大梁古昔都會之所也區

分中城衢合九州形勝甲于寰中繁華埒于畿甸
獨以黃流中貫幾被淪淪滄海桑田非一見矣然
未有若明季壬午之特甚也波濤奔湧越雉堞而
怒排市井室廬隨洪流而汨沒豈第唐宋之故址
渺矣無徵卽元明之遺踪蕩然莫問惟城隅之東
北有北齊之上方寺寺後一塔未盡湮沒也有僧

依塔而彷彿之得金容於泥沙之中構一椽於荆

上

御宇之二年予與大中丞張公始為修復省會之
謀繕城治舍招徠民商經營數年漸次可觀甲第
駢聯市廛輻輳雖未能侔於疇昔之景象然已儼
然雄壯之維藩矣因於政治之暇瞻眺於古塔之
間不禁愀然感焉隨與同事諸公作修廢之舉所
幸諸公同心合力共為勤助得以鳩工庀材而治
厥事是役也不動之於公帑不徵之於民力不暮
年告落成矣計其為大殿者五楹為東西配殿各
五楹為前殿者五楹為鐘鼓樓者二座為天王殿
者五楹為山門者五楹古塔之埋於泥中數級今
鑿池以環之甃臺以固之兵燹風雨之剝蝕者增
飾之僧寮香積以次具足向之一望荒丘藜蕪遍
地者今則金碧流輝薨棟錯影矣法輪轉度雖不
及鹿苑梅林龍像光明亦即是慈航般若寧僅此
地重開生面願為梁園之民樹無量之功德為事
既竣寺僧欲礮石乞文以識不朽乃為之序述云
爾艾元徵重修少林寺碑記
海內之巍然高峙而
為群望者莫五岳若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三

矣岳之奠乎中者則維嵩焉亘古以來代有禪祀
至漢武元年前於此山聞呼萬歲者三於是崇其
封號禁三百里內不許伐木令典可攻也中有太
室少室二山太室為峯者二十四少室為峯者三
十二而峯之中者形勝獨擅梁武通天元年初祖
達摩來自西土世無人識冷坐此山九載精靈貫
於石壁歷百千禩不改也昔祖以迦娑授二祖慧
可曰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展轉至我今付汝
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後至六祖慧能其衣果
止非不欲傳蓋時勢不得而傳也曹溪壇經載之
詳矣太室少室各有初祖道場時有興廢今惟少
林一寺謂之祖庭為天下法王之位嗣其教者已
二十八代矣寺僧以禪宗武功輩出天下之僧咸
就教焉今我

皇

清景運維新法古而治三教之道不為偏廢大宗
伯以沙門海寬來紹此統駐錫之日寺以兵燹之
後風雨飄飄棟雨剝蝕半屬傾頽觸目興嗟謀欲
修葺而力有不逮乃發念為疏乞大師相衛公為
文以弁其首貽之於藩臬諸當事而大方伯徐公
曰此維藩者之所宜計也遂請中丞公而晉言曰

初祖道場佛法攸擊燈燈相續以繼宗風巍乎梵刹未可令其就圯也定有以修葺之中丞公曰爾為岳牧職有攸司修廢補缺惟爾是在乃捐俸為倡以告同事一時咸發歡喜之心以證佈施之義隨其豐儉而作用緣予以奉

命祭告得履嵩嶽時方鳩群材而召百工初為修葺之舉會幾何時而來長安者僉云頽然之古刹而已煥然改觀矣工既竣寺僧欲以其始末勒於瑱珉以告夫後之君子乞予文而誌之詢其所葺建者則方丈立雪亭左右十間西退居正殿五間大

天王殿一座兼左右二間洵可以垂於不朽矣遂擗管而為之記 **龔鼎孳修城碑**

記按豫為中原奧區太行西亘嵩室南峙其間大之惟會城為入郡冠冕建於四達之衝從來已古宋藝祖嘗欲遷都關中循周漢舊軌嗣以議論未同而寢自宋元明以還河溢時書然疏淪所加城未大損明季壬午寇毀堤引流河遂全勢注汴城沼民魚昔時所罕覲也當世祖皇帝軫念中原數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三

命股肱重臣鎮撫斯土至則目擊城垣僉圖修復終緣時絀未果蓋大業之未能驟興也如此丙午之

夏余以賜假過汴因雨阻之暇登臨循覽固已全甌屹若也心甚異之為詢其本末迺知撫臺張公諦造之功為不可及已既而方伯請君請為文以紀其事余曰公為是舉保我封疆之鉅圖也敢辭不文惟公拜

簡撫豫揆文奮武進賢退否恤民禮士戢暴禁奸一時綱紀釐敷維新遂敷然以修復會城為已任整

我車騎自杞還鎮謀之制府公與有同志召諸寮屬而語之曰城之為害者河也河未底績未易言固圉也爰躬行河游疏觀水勢勗河員均夫役築險要浚月河備工料凡為河防所關慮靡不周河始為安瀾無恙從而區畫城墉下令僉議約計三十餘萬一門工未畢費及數千公奮然曰今茲之

役動公帑不可也勞民力尤不可也信若斯城其有竣工日乎乃疏陳恩例多方告諭咸皆急公樂輸有金數萬遴員鳩工不復問及里井舉凡規方度地備物攷用悉出心

裁而日省月試寒暑風霜不憚况瘁至於高下廣狹之制罔不一一拍賣往往者息緩侵漁之弊豁然盡除會制府朱公移鎮天雄方檠戟遙臨卽慨捐多俸助成盛舉保邦致治二公蓋相與以有成也計經始之日今甫及年餘耳全城報俊重城幸新肇自東門巍然雄峙餘亦將次第觀厥成焉較曩時議者僅十之一二費寡而功倍力省而效速余益識公締造之功爲不可及已子與氏云地利不如人和公以深仁厚澤培養元氣而以金城湯池建設保障史所稱營平方畧萊公鎮鑰視公無過之者所謂地利人和固以兼而有之天子知公有救時良謀行將坐諸紫閣之間亮采惠疇措四海於磐石之安公之經綸猷畧穆然宏遠今日營汴之績固其一端之可見者也余是以欣然援筆而爲

劉清泰張自德新建演武廳碑記

上御極之三年薄海清晏黎民乂安滇黔楚蜀閩粵之區山海巨寇靡不交臂受事懸首關廷聲教所施訖於重譯竊嘗披覽輿圖縱觀版籍而見豫州者天下之中也東距齊魯南達鄖襄北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四十八

四

接

神京西連秦晉其間扶輿鏡鑪鬱鬱蔥蔥爲海內之腹心入絃之樞紐者汴梁也汴梁者豫州之中也明季黃流淪沒兵燹游臻城郭丘墟黍離載道本朝定鼎之初草昧漸開民生漸集數年來官衙民舍雖次第修復而雉堞傾頽舉盈時絀期所以壯金湯而計安攘者猶戛戛未遑也余兩人恭承簡命共事中原蚤作夜思興舉廢墜秋九月會當寧以關土微績晉秩正卿寵命均膺反躬林場益總總焉念民生之未遂保障之未修建咸消萌之不假易也汴之城延袤二十餘里淪亡嚙蝕丘垤僅存仲夏以來爰率地方諸司圖度溝壘首先捐助庀材鳩工凡五閱月而全城之槩已竣其六七矣萬堞巍峩屏藩孔固上不費公帑下不絀民力十年之內估計金錢數十萬蒿目東羊而未成者今且不日告成雖余兩人竭蹶以圖然羣工之策力將士之懇公庶民之慕義與豫州諸大夫之同心一志均有賴焉是役也城之北隅實先奏竣登陴之暇謂諸司曰天下雖安未嘗忘戰故兵制藏於井田蒐狩行於農隙講武

遺風古今不廢况乎開代之盛省會之區士卒師徒之衆而養兵習戰之地規度未弘非所以作三軍之氣也貢院之西爰有甫田用是復捐俸餘創建演武公廨官無告苦民罔知勞襟帶長埔氣象雄偉於以鬯

皇靈之捷伐揚樽俎之折衝未必無小補云後之君子登斯堂者常懷保治之思並勵止戈之武嘉與大小群工日討軍實而訓之俾潢池戢志疆宇枚寧紆

聖天子南顧之憂且萬世無斁矣相與援筆而壽諸石徐化成創建演武廳捐輸題各碑記今日何日誠于于無

事之日也吾見其嶽賣位而文物興矣雉堞崇而金湯固矣當此之日儲戎洗甲而桓桓濟濟之士可不為講武談兵立社築壇乎恭遇督撫兩部院捐俸於上一時在事同人聞風樂助用勤厥美未見動民一絲取民一粒不數旬有堂巋然有垣翼然棟礎翬飛峙龍門揭熊耳矣諸將士日爛止齊而明步伐漸超距而就貫蝨豈不赳赳然干城乎哉余備位藩宣晨夕過眎樂觀厥成也兩臺之功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聖

誠偉矣諸君之義亦曼矣而左營遊戎張君偕城守任都閫經營終始任勞靡懈復何事哉昔杜少陵云當天子宵旰之日得結葦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安可待矣余幸託同舟翼與諸君子各勵斯言以副兩臺創建之勲以紓

聖天子腹心之顧今日勒李士楨重建按察使司公名於石誠無忝於石也

署碑記豫當天地之中於九州為豐幹又應角亢屬宿精之始首運扶輿清淑之氣以拱翼

神京絡繹區夏

朝廷設官分職列署其地凡肅憲提綱並歸廉察將以是考勞勩焉明季寇變黃流決堤城無三版之雉堞薨填千頃之蛟宮及濁水迴瀾而錦閬人山地出其上豈非歷劫致然

皇清定鼎河嶽效靈關土開疆坤德益厚第天造初

啓目滿蓁蕪流移未集冠蓋執事散處外邑聽獄出於交衢憩息假乎井開白草青烟雜於綠纒丹緞矣自撫君張公於壬寅歲率先入省開府建牙民居亦漸次就葺司道而下之官舍尙轉徙如初

予以康熙丁未孟冬膺

簡命視臬兩河甫抵汴撫軍亟以建署爲予言予唯
唯然自陸沉以來百事草創竊謂簿書劾午竭蹶
靡遑敬謝不暇夙夜釐舉沉滯閱一春秋庶政有
緒念旣承乏茲土匪極宇是庇義固安之其何以
爲來衆之招躡踏再四維時藩伯徐公爲予指畫
而從吏焉遂勉力仔肩芒芒荒甸幾不知故址何
存矣爲之卜其宅則曰其上協法星者奚若也經
其位則曰有基勿壞俾久鞏固者何如也選其材
則曰誰其柱石其棟梁可勝任而愉快也地應震
位對陽材孔良悉視予指計日營之所之顧予之
爲此亦極難耳當星留鮮飽公私交困卽一瓦一
椽從何措辦而欲鳩庀創興役使將作則難累年
積牘盈几滿閣

欽部迫於刻期累囚啼於犴狴不啻將荼集蓼而欲
勤飾垣墉劑量盈縮則難無論土木繁費財殫力
窮寥寥工師巧墁皆出自兵燹之餘懸格廣募十
僅一二則又難并且拮据工可程矣復以會勘馳
傳於沙山漳水之間不能爲左右顧然亦不敢他
委也是役也竹頭木屑悉捐予貲荷文衡史公篤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三

念寅誼勛予不逮尤藉守令之賢者同志贊襄故
績易見已酉仲秋

都憲郎公節鉞臨蒞誥戒勸勉蠲吉同察采爲之
落成廼著之祝規曰凡予之所以爲此非以逸厥
身非以增厥榮所由安定厥官爲

國修法度振風紀也其予克共職事慎守而致行之
使後日瞻此堂構者謂爰究爰度政清事理皆某
某始基豈惟予不佞獲省愆尤其同民保泰與有
慶焉今繫之以言敢日記勞亦以矢茲匪懈俾諸
曹吏共曉然於服官不易任事維艱各砥清白以
無負

天子張官啓監之意云爾乃志其創興之自并記其

規制如左前設屏門一座大門五楹府廳縣館各
三楹東西班房十六楹儀門三楹東西角門二楹
神祠三楹賓館三楹顏其額曰樂儀堂大堂五楹
顏其額曰風紀堂東西執役房各五楹二堂五楹
顏其額曰宥密惟寅東西兩耳房各三楹東客廳
五楹顏其額曰一憩怡然西椽房署案所四十六
楹二堂後東西厨軒各三楹迤西南雜作房十楹
宅門三楹主堂五楹東西兩耳房各三楹東西兩

廂房各五楹路寢後羣房十五楹宅門迤東門樓一座書廳五楹羣房十二楹又西門樓一座記室五楹東西兩廂房各三楹後有蔬圃界以環堵共計延袤一百四十丈為楹二百一十有奇又大門外應龍木西院草堂二所共六楹儀門迤東草廡二所共十楹另圍室五楹署之西北有障地暫昇附近街民結廬托處規模粗備矣若夫綠以週垣壽畫美善惟俟後之君子因貞諸石